

主編 李中華

東瀛藏

中國古代寫經寫本集粹

一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地傳媒

河南美術出版社

主編 李中華

東瀛藏

中國古代寫經寫本集粹

一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地傳媒
河南美術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瀛藏中國古代寫經寫本集粹．一 / 李中華主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01-3441-9

I. ①東… II. ①李… III. ①漢字—法書—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①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94598號

《東瀛藏中國古代寫經寫本集萃》編委會

顧問：李剛田 李 庚 黃鎮中 鄒 濤 陳大中 晉 鷗
馬明超 李澤功 朱振華 高金堂 張繼華 白立獻

主 編：李中華

副主編：耿君宇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建偉 李 虎 孫美菊（女） 郭樹行 夏國棟
張 偉 張鈺霖（女） 馮 軍 鄭 立 劉宗權
服部岑玉（女）

東瀛藏中國古代寫經寫本集粹 一

策 劃 許華偉 白立獻

主 編 李中華

責任編輯 白立獻

文字編輯 王立奎

責任校對 譚玉先

設計製作 張國友

出版發行 河南美術出版社

地 址 鄭州市經五路66號

郵政編碼 450002

電 話 （0371）65727637

製 作 河南金鼎美術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達彩印有限公司

開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8開

印 張 8

字 數 53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數 0001—3000

書 號 ISBN 978-7-5401-3441-9

定 價 56.00圓

前言

——日本書道博物館館藏中國古代寫經、寫本

現在的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前身為財團法人書道博物館，是畫家、書家中村不折于昭和十一年（1936）創建的。館內珍藏着以中國書法資料為主的文物古董一萬多件，是世界上唯一以書道命名的博物館。

被列入重要文化財^[1]的十一件古寫經、寫本是書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十一件古寫本是：

- 《法句譬喻經卷第三殘卷》（曹魏甘露元年〈256〉，一說前秦甘露元年〈359〉）
- 《佛說菩薩藏經卷第一殘卷》（大涼沮渠安周承平十五年〈457〉）
-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四殘卷》（梁天監十一年〈512〉）
- 《三國誌吳誌卷第十二殘卷》（大字、晉代）
- 《三國誌吳誌卷第二十殘卷》（小字、晉代）
- 《抱樸子內篇卷第一殘卷》（北齊）
- 《鄭玄註本論語殘卷》（唐代）
- 《莊子天運篇第十四》（唐代）
- 《莊子知北游篇第二十二》（唐代）
- 《春秋左氏傳殘卷》（唐代）
- 《搜神記》（唐末至五代十國）

不折收集古寫本是從大正初期開始的，直至去世前的三十年間，收集了很多貴重的古寫經、寫本，總數約二百件^[2]，如果按斷片算有八百片以上，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古寫經、寫本收藏大戶。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衡量，比諸大英博物館藏品（斯坦因舊藏）、法國國立圖書館藏品（伯希和舊藏）絕不遜色。不折最初購入的寫經是《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四》《法華玄贊卷第八》《法華玄贊卷義決》^[3]，為江藤濤雄入手于蘭州，通過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中介，于大正三年（1914）二月九日，以六百日元的價格購入的。以此為出發點，通過三十多年的搜集，最終形成了龐大的收藏庫。不折古寫經、寫本藏品中有據可查的個人舊藏如下：

一、王樹枏舊藏

不折所藏寫經、寫本以王樹枏舊藏為最。王樹枏（1851—1936）字晉卿，號陶廬，河北新城人。清末邊疆官吏，近代方誌學家。參與編纂有《清史稿》《新疆圖誌》，著有《新疆金石誌》《新疆訪古錄》等。博物館現藏有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二十六日文求堂發行的收據^[4]，可知從文求堂購入王樹枏舊藏二十八卷及八帖，總額為二萬日元，不折從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二十六日至翌年四月二十一日，分五次付清的。當時的二萬日元是個不小的金額，書道博物館的土地和建築物也是二萬日元左右購入的。不折所

◇ 李中華

著《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草稿中有王樹枏舊藏『三十卷』和『八帖』的記錄，另二卷是以後追加的。此三十卷均為淡青色織物裝成的卷子本，題簽多有『陶廬珍藏』『陶廬之寶』『新城王氏珍藏』等，也有祇題經卷名和出土地的，也有未題簽的卷子本。『八帖』為冊子本。冊子表紙有淡青色織物裝成，也有黑白斜方格織物裝成的。冊子題簽有明記為王樹枏所藏出土地的四帖，不折筆迹題簽四帖。其中北涼承平十五年（457）《佛說菩薩藏經卷第一殘卷》和西晉《三國誌吳誌第二十殘卷》（小字）為重要文化財。此後，不折亦陸續購入不少，如出土于鄯善吐峪溝的《老女人經》。大正十一年（1922）不折購入王樹枏舊藏時，樹枏還在世。王樹枏著有《新疆訪古錄》，不折藏有一冊，封面有不折題簽『新疆訪古錄』五字。書中收錄的寫經、寫本和拓本，凡歸不折所藏的，名稱上皆鈐有『孔固亭』（朱文）印。另外，不折凡對書內樹枏之說有疑問處，皆做記號訂正，寫上自己的見解，做了詳細的對照和整理。王樹枏舊藏，多有其跋文，而且非常有見地，如武后時所寫《目蓮尊者問說經》跋文曰：

純是東晉人筆意，虔褚不足過也。晉老，三月廿四日。

并鈐有『王樹枏印』（白文）印。《舍利弗尊者問說經》跋文曰：

娟娟如初日芙蓉，濯濯如曉風楊柳，真令人看死衛玠。晉卿。

姜堯章《續書譜》，真書『或者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虔永』。此書殆兼擅其勝。晉老。

此書若與褚虔歐柳并驅中原，亦猶韓盧（疾犬）之追東郭逡（狡兔）也。庚戌季冬二十五日，王樹枏跋。

并鈐有『臣樹枏印』（白文）、『樹枏之印』（白文）、『晉卿』（朱文）三印。凡樹枏舊藏大都有其題簽、題跋和鈐印，亦有其友人唱和、鑒賞跋文及鈐印。樹枏用印有數十種之多，鈐蓋因卷而异。晉《三國誌吳誌第二十殘卷》（小字）卷末有樹枏庚戌年（1910）跋文曰：

左係《三國吳誌》韋曜、華核二傳，首尾殘斷不完，宣統元年鄯善農人掘地得之（于）吐峪溝。案元魏之時，高昌王麴嘉好儒術，畫哀公問政孔子像于室，有《毛詩》《論語》《孝經》，及歷代子史集置學官（館），子弟以相教授。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此蓋當時傳抄教授之本，卷中又有《論語》君子易事而難說一節，亦同時所抄的為麴嘉時真迹也。庚戌九月十六日，新城王樹枏識。

此跋鈐有『陶廬手澤』（白文）、『王氏樹枏』（白文）、『晉卿』（朱文）三印。《六朝人寫經殘卷·七》為王樹枏舊藏『三十卷』之一，其中有《寶積經》，卷尾有甲寅年（1914）董雲招跋文：

玩此寫經乃知六朝人落筆真象（相），蓋非從金石中可以尋得，曾見六朝製筆者，更悉其妙。是經予自北京購來，遇英國考古家枯司善察紙墨，并質之王雪澄丈、于晦若侍郎，亦同贊美，皆斷為六朝名人所寫云。甲寅六月六日，董雲招識于上海。

讀此跋文可知，王樹相舊藏是甲寅年（1914）農曆六月六日之前開始散佚的。

二、龔煦春、許際唐、孔憲廷舊藏

大正十一年（1922）不折購入王樹相舊藏的同時，亦購入了龔煦春、許際唐、孔憲廷舊藏六卷。不折留有筆記，所著《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草稿中皆記載為「許際唐舊藏六卷」。博物館存有文求堂發行的收據^[5]三張：大正十二年（1923）三月五日「古寫經」款二千元，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古寫經」款三千五百元，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古寫神記一卷」款一千元。現在，六卷中四卷為重要文化財，分別為：北齊《抱樸子內篇卷第一殘卷》、唐《鄭玄註本論語殘卷》、唐《莊子知北游篇第二十二》、《搜神記》（唐末至五代十國）。其餘二卷為：唐《春秋左氏傳殘卷》、唐《太上八威靈策殘卷》。

《莊子知北游篇第二十二》卷首鈐有「敦煌縣印」（篆，滿朱文，清代），卷尾有「淨土寺藏經」（楷書朱文墨印）及「井研龔氏古美堂珍藏」（白文）二印，亦有龔煦春民國壬子年（1912）跋文。跋文曰：

……此卷乃光緒三十一年、二年間彰明蘇子培任敦煌典史時所得，以寄其弟季培者。書法醇厚，頗似初唐人所書，然篇首題目稱南華真經，則玄宗以後人所書矣。……唐末距今已千年等而上之，已千二三十年矣！此卷尚首尾全具，紙墨如新，非有神靈呵（護），藏之名山，更千餘年乃發見（現）于世，則後人又何從得見唐代手寫書卷程式乎？考中國所存唐寫本書籍，惟蔣季斧所藏唐寫本《玉篇》為著，然識者猶謂其無確據，其餘無聞焉。此外若《說文木部》則遠在日本，伯希來（和）所得敦煌各籍已大半存之法蘭西博物院（館）。而此歸然，靈光獨留存吾國，安得不球圖視之，以為一代之寶典乎？余素不識季培，綿竹馮春翹以余留心古迹，乃為余介紹以歸于余，春翹亦可謂善成人之美者矣！季培綿竹楊叔橋之婿。長安令造經一卷歸叔橋之長嗣思永，附記于此。辛亥十月，成都亂起，余攜此卷歸井研，藏之古美堂。明（翌）年壬子正月六日，獨坐山窗，反復展玩，因記此卷發見（現）原始及購得之緣于此，俾後有考焉。熙臺龔煦春。

「淨土寺藏經」楷書墨印極似元押，應為五代宋元印迹。此卷「淵」「世」字缺筆，「形」字寫作「刑」，應為唐寫本無疑。

另一卷同為重要文化財的《莊子天運篇第十四》為兩面寫本。卷上沒有任何收藏痕迹。其中「隆」「虎」「淵」「民」等字缺筆，亦為唐寫本無疑。背面為後世（唐、五代）人所抄戒律。

龔煦春（1863—1937）字熙臺，號幾山，四川省井研縣人。王樹相門生，近代方誌學家。撰有《四川郡縣誌》。此跋文中有「《說文木部》則遠在日本」之語，讓筆者頓生竇疑，因為各種資料證明，現為日本國寶的《唐寫說文木部殘卷》是大正十五年（1926）二月才到日本內藤湖南手中的，有湖南撰文為證。煦春壬子年（1912）正月六日作跋時，

應還在中國國內。舊藏者端方（1861—1911）橫死于資州（今資中），時間是宣統三年（1911）農曆十月上旬，距煦春跋時祇有三個月時間，或還在端府，或入後藏者完顏景賢之手也在情理之中。大正六年（1917），內藤湖南去北京見到端方的好友完顏景賢時，詢問《唐寫說文木部殘卷》下落，景賢說已歸己所有。白堅乙丑年（1925）八月得此卷于完顏氏，有《唐寫說文木部殘卷》後紙其跋文為證。《唐寫說文木部殘卷》是白堅于大正十五年（1926）轉賣給內藤湖南的，與此跋相差十五年之久。湖南是于庚戌年（1910）十月初四在端府首次見到《唐寫說文木部殘卷》的，并且跋于後紙。或者此時湖南曾向端方提出過讓其割愛《唐寫說文木部殘卷》，以至于以訛傳訛，造成煦春錯記于此，暫留疑。

《抱樸子內篇卷第一殘卷》卷首有許際唐民國七年（1918）題記，并鈐有許際唐「黃海菴父」（朱文）、「歙許菴父游隴所得」（朱文）二印。題記曰：

北朝人書《抱樸子》奇寶也。戊午冬疑龕記。

校校瘦挺，視弔比千文當如何耶？此上篇之尾，少軒全有中下二寫，喜可知矣。

卷末孔憲廷民國八年（1919）跋文曰：

敦煌石室初發現時，佛經外所有鈔書、銘傳及墨拓均為外人取去，國中幾無存者。予冥心搜索得《抱樸子》一寫紙，薄而長，字勁而古，以他經證之非唐人手筆。乃展玩未竟，背面復見草書數行，載有唐僖宗中和年號，當是正書在前背書在後，為北朝人所書無疑。際唐親家考古精博，一見而是，予言因割此四十九行畀之。予所有自中卷至下卷，完好無缺，質之海內藏經家，當許我別樹一幟。民國八年元日。

并鈐有「孔憲廷」（朱文隸書）小印。讀此跋文可知許際唐與孔憲廷為兒女親家。少軒即孔憲廷。此卷為上，關於中、下卷歸宿，不折《新疆甘肅探險》中記述：

甘肅道臺孔憲廷所得《抱樸子》中、下兩卷後歸田中氏所有，可惜在震災中燒失，上卷入敝庫，才免于災難。

《鄭玄註本論語殘卷》和《春秋左氏傳殘卷》卷首鈐有「歙許菴父游隴所得」（朱文）印。

許際唐（1874—1946）名承堯，號菴父、疑庵等，際唐為其字，安徽省歙縣人。清末、民初官僚，方誌學家，收藏家。編纂有《歙縣誌》。《搜神記》和《太上八威靈策殘卷》卷中沒有任何印迹及跋文。不折為何把六卷都記于許際唐名下？原因不得而知。另外，筆者發現《律抄壹卷》卷首鈐有「歙許菴父游隴所得」之印，卷尾鈐有「悔庵」（白文）和「疑龕」（朱文）二印，還有三件卷首鈐有「歙許菴父游隴所得」之印，不折并没有記于許際唐名下，不知是何原因？

三、梁素文舊藏

從數量上來講，書道博物館所藏寫本以王樹相舊藏居首，其次是梁素文（玉書）舊藏。王樹相任新疆布政使時，梁素文為其下屬財政官吏。梁素文舊藏是昭和二年（1927）秋冬至昭和五年（1930）秋之間購入的古寫經、寫本。書道博物館鍋島氏撰文^[6]曰：據說梁素文舊藏是通過白許曾（白堅）之手轉賣給不折的。藏品中有梁素文「素文珍藏」

『素文所藏』『素文所寶』題簽的十三卷，有梁素文題跋的一卷，共十四卷。其中《春秋左氏傳殘卷》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北魏寫經殘卷·十六》卷首鈐有：『曾向天山射獵回』（朱文）和『六代三唐寫經室主人』（朱文）二印，卷尾有梁素文題跋并鈐有『天監苗裔』（朱文）小印。《北涼寫經殘卷·十七》卷尾鈐有『曾向天山射獵回』和『六代三唐寫經室主人』二印。梁素文舊藏每卷下部都有編號，至今發現最大編號是七十七號，假如梁素文舊藏為七十七卷的話，所藏寫經、寫本數量應超過王樹相所藏^[7]。除書道博物館外，日本國內的靜嘉堂文庫、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天理圖書館等處亦藏有梁素文舊藏。

四、何孝聰舊藏

博物館有三卷是曾經何孝聰所藏的寫經。據不折記述，何孝聰在斯坦因、伯希和去敦煌之前就藏有數十件古寫經、寫本珍品，其中《法句譬喻經卷第三殘卷》《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廿》《僧伽陀經》人不折秘篋。現在三卷皆處於未裝表的原始狀態。甘露元年《法華譬喻經卷第三殘卷》（曹魏甘露元年〔256〕，一說前秦甘露元年〔359〕）是從江藤濤雄手中購入的寫經，現為重要文化財。據不折記述，三件寫經均為大正十一年（1922）前所購。梁素文舊藏《北魏寫經殘卷·十六》卷尾有素文于丙寅年（1926）正月十五的跋文：

近見日本所印《法寶留影》內，中村不折所藏甘露元年寫經與此卷第二段筆意無毫髮異，其為東晉墨寶無疑，皆可寶也。丙寅燈節，遼瀛梁玉書謹識。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廿》和《僧伽陀經》兩卷卷首和卷尾皆鈐有『何孝聰記』（楷書）印。

五、李盛鐸舊藏

據不折記述，博物館藏品中，《十誦律》《道行般若經》第六卷、第七卷和《羯磨經》三件寫經為李盛鐸舊藏，皆處於未裝裱狀態。筆者發現另一件未裝裱的寫經《大般涅槃經第三十六》鈐有李氏印章，也應為其舊藏。李盛鐸（1858—1934）字嶺樵，又字椒微，號木齋，江西省德化縣（今九江縣）人。世代嗜藏書，顏其室曰木犀軒。清末、民初官僚，外交家，著名藏書家。永寧元年（301）《十誦律》卷尾鈐有『木齋審定』（朱文）和『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朱文）二印。梁普通三年（522）《大般涅槃經第三十六》和永嘉二年（308）《道行般若經》卷尾鈐有『木齋審定』印。《羯磨經》為正反兩面寫經。正面為楷書，背面為行草書。背面卷首鈐有『木齋珍藏唐人秘笈』（朱文）印。此卷題記殘紙為井上氏所藏，殘紙上有『義熙六年』字樣，不折定此卷為義熙六年（410）之物，并與殘紙照片一同珍藏。

李盛鐸舊藏^[8]的敦煌寫本四百三十二件，民國二十五年（1936）通過盛鐸第十子李滂和白堅參與轉讓給了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羽田亨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就任京都大學校長。現在，李盛鐸舊藏四百三十二件和其他古寫本，總計七百三十六件，仍保存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

六、恭親王舊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四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五》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如來現相品第二》為恭親王舊藏。有大正十三年（1924）不折卷尾跋文曰：

唐人寫《華嚴經》總八十卷，合為十四帖。其末卷附跋文，文中曰八十卷內佚十二卷，元時趙仲穆寫補云云。舊藏恭親王府，大正二年勝山岳陽將來嫁黑田某，後散佚。大災後其第三帖、第五卷、第六卷合冊歸弊（敝）齋者則此也。驗之第五卷補寫則為趙書，嚴謹中時見生動之妙，第六卷則為唐人肉迹矣。紙質如玉，墨光如漆。憶去年雁災墨寶不知其幾何？此經爾餘，諸卷今果何狀！大正十三年六月，中村不折識。

據此跋文知為恭親王舊藏，卷上沒有任何恭親王收藏痕迹。筆者認為原卷應可信為唐本，但補寫部分非趙仲穆（雍）筆意。恭親王奕訢（1833—1898）是晚清政治格局中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隨着俗世沉浮及大清國祚日衰，其藏品散佚各處也是注定的歸宿。此三件寫本恐非掘土所得，應是流傳有緒的寫經墨迹。

七、白堅舊藏

梁天監十一年（51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四殘卷》為白堅舊藏，現為重要文化財。此卷原為王樹相所藏，是大正十二年（1923），不折從白堅處購入的。同為重要文化財的西晉《三國誌吳誌卷第十二殘卷》（大字10行）及梁大同元年（535）《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亦為白堅舊藏。王樹相己未年（1919）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殘卷》卷尾曰：

……其末五行署款，紙首殘缺。案《南北史·梁宗室列傳》（《南史·梁書列傳·宗室》），『蕭偉，字文達，武帝母弟。』其封建安王在天監元年，傳與本紀皆同。此經乃天監十一年壬辰所書，壬字缺爛，尚存下一橫畫可見。本紀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開府儀，同三司亦在十一年，與此卷署款皆合，至十七年始改封南平王。傳言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觀此可見其迷信矣。巨六先生鑒定，新城王樹相跋尾。己未閏七月九日。

此卷出吐魯番三堡中，即漢之高昌壁也。農人掘土得之，兒子禹敷郵寄京師。巨六先生見之愛不釋手。僕以為天下之物應與天下人共之，況物聚于所好者也！因為跋而歸之。晉卿。

六朝書法全出于漢隸，以古拙為妍麗，是卷尤道媚；姿態橫生，與鍾太傅頗相似，异香活色，千載如新。高昌古為佛國，蕭書千卷，流播遍海內，此其一也。綿山老牧再觀。

并鈐有『晉卿』（朱文隸書）、『樹相』（朱文）、『新城王氏』（白文）、『新城王樹相』（白文）四印。觀樹相跋文可知，此卷歸巨六氏所有。白堅從何處購入，已不可查。北魏正始五年（508）《高慶碑》和北魏正光四年（523）《高貞碑》與此卷風格極為相近，同為當時杰作。此卷書法道媚清絕，是蕭梁朝傳世絕少的墨迹精品。

白堅曾從王樹相手中用重金購入《三國誌吳誌殘卷》（大字80行）轉賣給了武居綾

藏。^[9]不折所藏《三國誌吳誌卷第十二殘卷》（大字10行）與武居氏所藏同為一卷，是前端部分。不折所藏是否為王樹相舊藏以及此二卷是一同購入還是分兩回購入的，已不可考。同為王樹相舊藏，白堅一同購入，分賣給二人的可能性不小。不折大正十一年（1922）從田中文求堂用二萬日元巨資購入的王樹相舊藏，白堅參與的可能性很大，或者是白堅從王樹相手中購入，通過田中文求堂轉賣給不折的。現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六朝寫經殘卷》上有曾藏者吳寶炕（宜常）民國戊辰年（1928）跋文^[10]曰：

梁素文自新疆歸燕，所有名迹全市于奸商白某，販售東瀛。予與白某奮鬥得購留三卷……

白某即白堅無疑。由此可知，白許曾就是白堅。梁素文舊藏是白堅轉賣給日本各處的。

另外，葉恭綽民國三十六年（1947）《張谷維所藏敦煌石室圖籍錄序》^[11]所載：

張廣建所得約二百卷，大半歸西充白堅……

民國三年（1914）至民國九年（1920）張廣建（1864—1938）任甘肅督軍，為當時甘肅地區有絕對權威的軍閥。藏經洞寫本的發現者王道士把相當數量的寫經、寫本呈贈給安肅道臺廷棟，廷棟死後其所藏悉歸張廣建所有。其實白堅所得到的張廣建舊藏^[12]早已于昭和三年（1928）通過中介人田中三郎轉賣與北三井家。

梁大同元年（535）《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王樹相題簽、題跋，趙惟熙題詩，還有白堅題字。題字曰：

內梁大同寫經，白堅封。十一月十八日。

并鈐有『白堅』（朱文）小印，是博物館所藏寫經、寫本中白堅留下的唯一有稽可查的痕迹。

白堅^[13]（1883—？）字堅甫，四川西充人。曾用名有白堅夫、白隆平等。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作為親日派的白堅與當時文化界巨頭內藤湖南、長尾甲、羽田亨、中村不折等熟稔。現在日本所藏古寫經、寫本，到底白堅經手轉賣多少，至今仍是一個謎團。

八、日本人舊藏

不折也曾購入日人老田太文舊藏《龍沙開寶》四卷，日野強舊藏晉人書《般若部論》、天寶十二載（753）草書《法華經玄贊第七》二卷和多羅尾篤古舊藏《敦煌寫經》三卷。皆為日人去中國大陸旅行所購或探險所得。另外，佛眼山竺徹定舊藏《華嚴經疏》為行書兩面寫經。卷尾有竺徹定萬延二年（文久一年）辛酉（1860）晚夏跋文：

《花（華）嚴經疏》零本一卷，唐人無名氏書也。筆法秀拔，精奇入神，頗有二王風……

卷首鈐有『欣賞』（朱文）和『徹定珍藏』（朱文）二印。卷尾鈐有『古經堂主人』和『徹定之印』（白文）二印。據竺徹定考證，此卷見載于弘法大師（空海）《請來目錄》，為弘法大師遣唐時請來的寫經墨迹。

博物館藏品中有鈐印的寫經、寫本分別為：《深密解脫經卷第三》卷尾鈐有『報恩寺

藏經印』（朱文）；《妙法蓮華經玄贊第四》卷首和卷尾皆鈐有『瓜沙州大王印』（朱文）；鈐有『自在香館所藏唐人寫經』（朱文）印的十四件。『報恩寺藏經印』和『瓜沙州大王印』不似近現代印迹，或是隋唐五代所鈐印章。

書道博物館所藏寫經、寫本以王樹相舊藏為最，將近所藏總數的四分之一，其次是梁素文舊藏，二者合計，將近所藏總數的三分之一，不折記錄非常詳細。近一半的寫經、寫本沒有任何收藏痕迹，包括有鈐印沒有記錄的，不折入手經緯無從稽考。除王樹相舊藏和梁素文舊藏之外，其他寫經、寫本大都處於未裝裱狀態。現在的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是中村家三代的生命寄托。中村家三代為博物館的建設和維護費盡了畢生心血。日本的民間財團收藏中國書畫、寫經文書、青銅器、陶瓷等文物的單位有很多家，還有一些個人收藏，屬於私有財產。日本政府一般不介入調查、整理，也沒有補助經費，靠其自己維持，與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相比顯得略微滯後。隨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中日兩國能公開調查研究、整理開發的契機將會到來，並且會有美好的合作前景，肯定有很多友好人士期待着這一願望的實現。同時祝願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繼承和弘揚中村家三代傳統精神，把書道博物館管理得更完善，建設得更美好。

註釋·

[1] 國寶、重要文化財（簡稱重文）是現在日本政府根據文化財保護法認定國家級有形文化遺產的兩個最高等級單位。明治三十年（1897）法令上最初使用國寶一詞，此後相繼對傳世有極高文物價值的建築、書畫、雕刻、工藝品等進行了國寶認定。昭和八年（1933）七月開始對比國寶次一等級的文物進行了重要美術品認定。昭和二十五年（1950）八月文化財保護法實施，舊國寶被重新認定為國寶和重要文化財。重要美術品中除有一部分陞格為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的，其餘廢止不用，即重要美術品認定制度廢止。雖然廢止，政府對已法定登記而沒有升格的重要美術品又沒有辦理取消手續，很多收藏單位和個人仍舊延用至今。

[2] [3] 鍋島稻子《關於不折寫經類藏品》，《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一玄社，2005年3月，357頁。

[4] [5] 同[3]58頁。

[6] [7] 同[3]61頁。

[8] 高田時雄《李滂和白堅》，《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陲發

[9] 同上9頁。

[10]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二卷《晉唐寫經·晉唐文書》，柳原書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211頁。

[11] 葉恭綽《矩園餘墨》，新世紀萬有文庫·近世文化書系，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170～171頁。

[12] 同[8]11～12頁。

[13] 同[7]～18頁。





至目見色即是意：即是色二者俱空

須倫龍鬼神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身痛者今得安隱阿難正衣服前長跪白

一何可老從何而來去至何而止

想數便有聲是數聲亦空常

力可三才力大風塵无所得來去亦无可



更至一昨生是意一不從意板盡采出隨意所

初天上世間亦尔有解^是意者不着着便有老女

從空盡諸所有萬物一切亦是如我人壽

有層女雲起降真便雨雨不從龍身出亦

有者去下

三南寒吉曜

十五日酒者波逸提

若滿十五日者過不犯除一日者若滿一月半者初一月

是二月半名熟時律云天竺半熟是名天竺熟時如

是值熟時早晚數度二月半於中治死犯病者冷熱

風病治得差名病時風時火有塵土坐汚身體是名

風時雨者火使雨水濕衣汚染身體是名雨時作時者

乃至掃僧坊地五天名為作時行路者乃至半中切苦

者若古是中犯者若比丘昨日未今日治者波逸提無明曰

古今日治波逸提若卧曰未古遲半由旬治者无犯若

天諸因緣減半月治者波逸提若因緣不語餘比丘

轉治者安者羅

第六十一

此是共氣法上尼俱波兔釋三

眾安吉羅上諸沙上結末者為憐愍故為斷罪惠故為長
信敬心故是中犯者有三種奪奪畜財命波逸提自奪
教奪遣使奪凡三事以成熱罪一眾主起二熱眾主意三斷命波
逸提自熱者用部令死故若以手捲若以頸脚若以杖木瓦石
刀槍弓箭箭若箭熱眾主物以此打擲若死者波逸提若不
即死後因是而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此死安吉羅若
以毒藥著眼中若著鼻中身以中若著會中若著行囊
卧囊若若无不死義如上若作糞與撲撲按腹隨服
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担念部令死或死不死義如前說
若教熱若遣使熱教使熱此乃熱便安吉羅教令未

時^王敬乃古時敬客吉曜和星種、敬義和波羅事申說正
以人占畜主等異耳 第六十二 此星共武比上、尼俱波

逸狸三衆、客吉曜星中犯者有六因緣一生二受具武三犯

四問五物六法主者有二種一問餘比上汝六時主問汝撓下

六時主毛口鼻六時主鬚咽喉六時現受具武有四种

若比上問餘比上汝六時受具武二問誰星、汝和上三師

三問汝十衆中受具武五衆中受脫四問汝於界外受具武

若界內受脫犯者有四种一言犯僧殘二犯波逸提三犯波

羅羯、合尼四犯客吉曜問者問他比上汝到某聚落

行某巷行到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是惡名女人也

到某尼坊某共尼語脫惡名尼也是名問物者若比上

語餘沙上汝誰同心用鉢乃至終身藥法者若沙上語他
沙上莫為畜衣莫數會莫別眾會莫他不請入他家
莫此時入聚落莫不著僧袈裟入村邑於前六事中主
者或得波逸提或得突吉羅或无犯若惟某主時手歲及
三扣久止未應及具貳而及具貳前人實不得貳若慈
愍好心語者无罪若故訖令其疑悔突吉羅若前人
有貳訖壞令疑悔語者波逸提若以次五事訖令疑
悔故語者不問前沙上疑与不疑盡波逸提除此八事更以
餘事訖令疑悔故語者突吉羅所謂語沙上言汝多眠
多食多言語等是人此沙上此沙門此釋子等以此八事令
他人疑悔者突吉羅所謂若沙上尼三眾出家无師僧本

破戒捨戒還俗後作沙上越濟人賊住滅續人六罪人
五治人狂心起心所壞心起所覆漢法沙上尼本不能易盡
突吉羅若得戒沙弥盲瞶聲底不見不作惡取不除續
波利婆娑摩訶毘連依止等四羯磨人盡波逸提若以此六
事遣使教人突吉羅 第六十三 此戒沙上尼俱波逸提三衆

突吉羅是中犯者若沙上一指擊毘連他沙上波逸提若以
二三乃至九十指一擊毘連一波逸提若十指一時擊毘連一波逸提
若擊毘連沙上尼三衆五治人六罪人狂心起心所壞心在家无沙
僧扣是等入盡突吉羅盲瞶聲底波利婆娑摩訶毘連
武沙弥不見不作惡取不除續依止等四羯磨人盡波逸提
若以此六擊遣使教人突吉羅若教人擊毘連突吉羅十七羣沙上擊